

扶輪青少年交換的學生經常說，那一段國外經歷是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參加該計畫也可能改變扶輪社員的一生。

撰文：Vanessa Glavinskas

插圖：Ruby Taylor



探奇護照





40年來，扶輪青少年交換一直是扶輪最著名計畫之一。扶輪這個正式計畫可追溯到1975年——那時扶輪社送學生到國外已經有幾十年歷史了，目的是促進國際瞭解和友誼。

雖然新冠肺炎大流行推遲了一些交換，但扶輪青少年交換的信條仍然很堅強。該計畫向參與者提供和要求的——對新的想法和經驗持開放態度、

對適應和獲取新觀點的意願以及結交新朋友和學習新生活方式的機會——與扶輪本身的價值觀相同。

「青少年交換的主要目標是潛入另一種文化，」扶輪社社長豪格·柯納克 (Holger Knaack) 說，他曾擔任德國多地青少年交換主委；他和他的妻子蘇珊娜 (Susanne) 自己也接待了幾十個學生。「青少年交換是孩子們體驗新事物的機會。它也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扶輪 青少年 交換 如何改變 我的生活

跨文化企業家

2010年提姆·普夫羅格納 (Tim Pfrogner) 在洛杉磯進行交換時，他參加了一個改變他職業生涯軌跡的服務專案。「在我們地區，我們每年都進行人道主義旅行，」加州好萊塢扶輪社成員梅洛蒂·聖約翰 (Melody St. John) 說，她與丈夫保羅 (Paul) 在交換訪問那一年接待了普夫羅格納。「我們在



多明尼加共和國進行濾水器專案時，提姆和我們在一起，他著迷了。」

回到德國後，普夫羅格納到慕尼黑工業大學唸書，但他無法忘記自己在交換時所經歷的——世界上8億人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的事實。2014年，他與別人共同創立了一家名為濾水器 (Waterfilter) 的初創公司，該公司在坦桑尼亞的基戈馬 (Kigoma) 地區運作，現在得到了慕尼黑國際 (München-International) 扶輪社的支持。



他與他的團隊一起開發了可持續的商業模式，來分銷一種利用當地資源製造的創新淨

水產品。濾水器公司訓練失業人員開設自己的濾水器商店，在那裡他們製造濾水器，然後以負擔得起的價格賣給社區成員。「這樣一來，」普夫羅格納說，「我們不僅提供清潔和安全的飲用水；我們還創造就業機會。」

普夫羅格納說，他在扶輪青少年交換的經驗是至關重要的。「我在人生初期就面對各種不同文化，這增強了我對他人的同情心，」他說。「青少年交換教會我跟著熱情走。」

環球旅行記者

伊莎貝爾·羅戈爾 (Isabelle Roughol) 2001年離開法國，到新澤西州的蒙特克雷爾 (Montclair) 過了一年。她抵達兩週後，美國因911恐怖攻擊而動盪。「我可以從臥室的窗戶看到世貿中心，」她回憶道。「我的學校有學生家長在

曼哈頓下城工作，老師們擔心配偶的安危，救護車笛聲響起。人人感到震驚。」羅戈爾記得那天的怪異和悲傷，但她從未懷疑過她是否應該繼續在紐澤西進行交換訪問。「蒙特克雷爾的社區意識非常強烈，」她說。「我感到有人支援。」



那一年塑造了她。她變得更大膽了。發生了可怕的事，但是在地主家庭和社區的支援下，她能夠應付。「我有時可能會膽怯，對自己沒信心，」她回憶道。「那一年教會了我，如果你願意冒險，可能會得到好結果。」

她繼續押注自己和她的適應能力。「我獲得了密蘇里大學的學士學位。我展開我的新聞事業生涯，用英語寫作，並在澳大利亞、柬埔寨和英國生活過。我的青少年交換年讓我踏入全球的生活和事業生涯。一切從這裡開始。」

新冠肺炎大流行應對者

「出國前，我並沒有想像自己的可能性，」在艾伯特省斯布塞格路夫 (Spruce Grove) 長大的洛蕾萊·希金斯 (Lorelei Higgins) 說。「我有許多朋友住在我們的小鎮上，而且都有家庭。」今天，希金斯已回到加拿大，在卡加利 (Calgary) 市工作，她的工作重點是在當地建立和平。她最雄心勃勃的專案是建立一個原住民關係辦公室。

她於1998-99年度在南非的扶輪青少年交換經驗激勵她



去學習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我去南非時只有 17 歲。我在加拿大的一個小鎮長大，從來沒坐過飛機，也不會說其他語言。我很受庇護。我認為這是該計畫的根本所在：它在關鍵年齡打開了機會，」她說。「當我獲得學位時，我迫不及待地想離開加拿大。我懷著扶輪熱忱，想去服務。」



「扶輪熱忱」激勵她去玻利維亞，在那裡她曾在加拿大的一個稱為「幽靈河再發現 Ghost River Rediscovery」的非盈利組織實習，該組織協助將原住民社區的年輕人與他們的根源聯繫起來。在獲得城市工作之前，她繼續在卡加利 (Calgary) 的組織工作，現在她已站上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第一線。作為社區聯繫的主要辦事員，她將居民與他們所需的資源整合在一起，從食品雜貨到垃圾收集。她最近張羅到 10,000 磅本來會被扔掉的餐廳食物，然後再運送給弱勢家庭。

在恢復正常生活之前，她很樂意盡其所能去服務。實際

上，她在國外的那一年有助於她為這一刻做好準備。「它教會了我如何調適和保持彈性，」她說。

熱心的地主家庭

今年母親節，梅洛蒂·聖約翰的丈夫保羅 (Paul，他本人是洛杉磯扶輪社的成員) 舉辦了一次虛擬聚會，有 20 人參加——都是前扶輪青少年交換的學生，他們曾住過這對夫婦在洛杉磯的家。「他們用交換時的照片製作的漂亮幻燈片讓我大吃一驚，」她說。「我們談到了我們現在怎麼做，我們如何應付」由於新冠肺炎被封鎖。

聖約翰一家差一點沒有成為交換地主。「我猶豫不決，因為我們沒有孩子，」梅洛蒂解釋道；她不確定是否知道如何將青少年融入他們的家。但當這對夫婦接待的第一個學生費德里科 (Federico) 於 1996 年從阿根廷來時，一切都發生了——他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們和他在一起很開心，」她回憶道。「這真是令人高興。我們帶他到處逛，他照亮了我們的生活。」



你知道嗎？

奧斯卡獲獎演員馬修·麥康納 (Matthew McConaughey) 於 1988 年以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的身份從德克薩斯州前往澳大利亞。

正式外套上裝是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的象徵。每個參與者都會獲得一件顏色與自己的祖國相關的西裝外套。學生們經常在**西裝外套別上彼此交換得來的別針。**

接下來的二十年裡，聖約翰一家繼續向新學生開放他們的家——其中一些學生是早些和他們住在一起的學生的兄弟姐妹。他們甚至開始為他們的地區的所有交換學生舉辦全國列車之旅。

2018 年，他們暫時不當接待地主，因為梅洛蒂準備擔任 5280 地區 2019-20 年度總監，但在新冠肺炎危機期間，他們再次開放自己的家。「我們以前的一個學生彼特羅 (Pietro) 住在附

近。他問他是否可以和我們一起在這裡避難，」梅洛蒂解釋道。「他也想幫我們購物，所以我們就不必出門。」

這對夫婦現在無法想像，要是沒有扶輪青少年交換，日子要怎麼過。「我傷心了很久，因為我不能懷孩子，」梅洛蒂說。



「但是現在我有 20 多個最酷的孩子，他們都叫我媽媽。我們參加了以前接待過的學生的婚禮；我們曾去波蘭過復活節，去西班牙過耶誕節。我們的家人遍布世界各地。」

領導顧問

「我之所以加入扶輪，是因為我想參與有意義的事，」巴西隆德里納-阿爾沃拉達 (Londrina- Alvorada) 扶輪社的社員克勞迪雅·塔哈 (Claudia Taha) 說。

但過了一陣子，塔哈並不確定加入扶輪的決定是否正確。「有幾次我即將離開時，」她說。「我想，這不是為我。我不想只是去開會。」然後，她參與了她地區的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

「我因為我的孩子而對青少年交換感興趣，」她解釋說。她的三個孩子都參加了這個計畫——她的兒子和大女兒去美國做了長達一年的交換，她的小女兒也去了德國和義大利參加一個短期計畫。「我剛參加時，很難吸引學生到巴西，」她說。「我們與歐洲和亞洲競爭。」

塔哈想改變 4710 地區計

畫的架構，當她成為該地區扶輪青少年交換共同主委時，她獲得了機會。「我們寫信給國際扶輪，請求允許將它作為培養年輕領導人的計畫來行銷——包括交換，」她說。「我想通過整合一個社會元素來提升我們的計畫的價值。」為此，該地區將未來出訪學生與目前在巴西進行交換的學生配對。他們一起參加服務專案，例如探訪老人或在貧困社區做志工。「透過這種方式，扶輪社員們與學生們有很多接觸。學生們學葡萄牙語更快，因為在我們幫助的社區里，沒有人說英語。同時，我們為希望參與社區工作的學生提供選擇扶輪青少年交換的理由。」

塔哈還發現，透過把來訪和出訪學生配對，青少年自己也成為該計畫的大使。「他們攝影並在 Instagram 上發布自己在做什麼，並顯示對社會的影響，」她解釋說。「一開始只有我們委員會與地主家庭交談、與孩子交談。現在，我們有年輕人與年輕人交談。」在過去的七年裡，這個地區已經從派遣 4 名學生增加到派遣 20 名學生。



「我們挑選人是要培養為領導者，而不僅僅是旅遊，」塔哈解釋從扶輪青年交流計畫獲得的滿足感。「因為有這個計畫，所以我還留在扶輪。」

您參加過扶輪青少年交換嗎？請到 rotex.org，連接到 Rotex International 計畫前受獎人協會。



「在出國學習之前，日本對我來說是世界標準。墨西哥人和日本人的社交技巧大不相同，他們有不同的思考時間的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我深深意識到世界是巨大的。透過出國學習，我開始相信日本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 藤田英之 (Hideyuki Fujita)，日本到墨西哥，2001 年 2 月

現在：使用他作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行銷和銷售專家的語言技能幫日本運通做事。



在第一次試鏡時，喬爾·傑克遜 (Joel Jackson) 告訴自己：「我只必須做我在巴西做的事：跳進去，相信我自己能夠處理。」

—— 喬爾·傑克遜 (Joel Jackson)，澳大利亞到巴西，2009 年

現在：澳大利亞屢獲殊榮的電視和電影演員，以在《最後期限加里波利》(Dateline Gallipoli) 中扮演查爾斯·賓 (Charles Bean) 和在《彼得·艾倫：不是隔壁男孩》(Peter Allen: Not the Boy Next Door) 中扮演彼得·艾倫 (Peter Allen) 的角色而聞名。

每個扶輪社員應該知道的 關於扶輪青少年交換十事

1

扶輪青少年交換是由志工來執行，這意味著費用低於許多其他交換計畫。

2

雖然瞭解地主國的語言對學生很有用，但這不是計畫的要求。

3

扶輪嚴格的青少年保護政策和地區認證計畫確保學生安全是最優先。

4

寄宿家庭不收費。每個家庭都接受篩檢，並接受背景調查。要求家庭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學生，讓他們參與所有正常的活動。



5

參加交換的是 15 至 19 歲的學生。

6

長期交流通常會持續一整學年，並且要求學生上學。他們通常在一年中先後與幾個寄宿家庭一起生活。

7

短期交換可以持續幾天到三個月，通常在不上課的時候安排在營地或寄宿家庭。

8

通常不向交換學生收取食宿費或學費。學生通常要負擔旅費和零用錢。

9

在許多地區，學生可以參加由當地扶輪社或稱為 Rotex 的校友會所辦的服務計畫。

10

返國後，學生將被邀請加入 Rotex 團體，與扶輪保持聯繫。鼓勵扶輪社與過去的參與者保持聯繫，這些參與者也可以向目前和未來的交換學生提供建議和指導。



請至 rotary.org/youthexchange 了解扶輪青少年交換詳情。想要深入瞭解您的扶輪社或地區如何參與該計畫嗎？請到 rotary.org/our-programs/youth-exchanges/details。

交換年日誌

您知道嗎？

• 在 2018-19 年度，70% 的交換是長期的，持續一整個學年。

• 91% 的扶輪地區獲得參加扶輪青少年交換的認證，但只有 16% 的扶輪社派出學生或接待學生。

• 5,768 個扶輪社參加扶輪青少年交換。

數字不包括德國計畫的資料。

2002-03 年度，蘿蕾·索里亞 (Lore Soria) 從厄瓜多爾的安巴托 (Ambato) 前往內布拉斯加州的奧加拉拉 (Ogallala) 當交換生。之後，她回到厄瓜多爾上大學。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朋友的婚禮上，她遇到了大衛·貝克烏斯 (David Beckius)。經過長途通話式的約會後，這對戀人結婚了；他們有一對 4 歲的雙胞胎男孩，蘿蕾·貝克烏斯 (Lore Beckius) 是奧加拉拉扶輪社的 2019-20 年度社長，該社就是 18 年前接待她的扶輪社。她在這裡分享她交換那一年的一些亮點。

8 月

今天是出發的日子。我媽媽

一路哭到機場。我也在哭，但我給了她一個擁抱、擦乾我的眼淚，並通過了安檢。當我下飛機時，我的地主家庭正等著我，舉著寫著「歡迎回家」的標語。我的地主媽媽叫蜜雪兒 (Michelle)，她有兩個女兒海德 (Heide) 和瑪洛里 (Mallory)。當我們接近他們家時，我很驚訝它有多大，多麼好。我甚至有自己的房間和浴室！

我的地主姐妹和他們的朋友問我很多問題。他們對厄瓜多爾瞭解不多。我告訴他們我們有火山和很多自然美景。我一直在用我的袖珍字典。我聽不懂美國人用的任何俚語，他們的口音跟我在學校學的英國英語很不一樣。

我去參加一個扶輪會議，見到了我的青少年交換顧問。我也參觀了我的新學校。我將學習美國歷史、地理、英語、化學和數學。我還選了幾門選修課。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這裡所有有趣的課程。我們厄瓜多爾沒有合唱團或烹飪或類似的課程。我的地主家庭也帶我進城。前街看起來像是一部古老的西部電影的場景。我今天開



始上學了。我煩惱該穿什麼。我從沒上過一個不穿制服的學校。瑪洛里讀大三，她開車送我和大二的海德去上學。我很緊張，但其他學生都很好。當他們打招呼時，我都向前傾要給他們一個吻——但他們在這裡不這麼做。我正在學著說，「嘿，近來好嗎？」並稍微揮手致意。

9 月

我的地主媽媽告訴我，我應該試試學校的戲劇。這是在國內從來沒做過的。這齣戲叫《為傑瑞米·王服務》(A Service for Jeremy Wong)，是關於一個同性戀高中男孩被殺的故事。今天，一個很可愛而且受歡迎的男孩對我說，「嘿，你好嗎？」我回答說：「很好！」但是我認為那是錯誤的。我問瑪洛里該怎麼回答，這樣我下次就知道怎麼說。

11 月

我的生活步入常軌。我放學後練習籃球。我和地主姐妹們一起去看所有的排球比賽。在週五和週六晚上，我們去「巡航」。太有趣了。我們開車上下 30 號公路，聽音樂。



扶輪青少年交換歷史回顧

1927

法國一位扶輪社員寫信給國際扶輪，提議有孩子的扶輪社員進行國際青少年交換。

1928

3月號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報導了比利時、丹麥、義大利和瑞士扶輪社提議的青少年交換。

1939

107地區（以前是南加州）與拉丁美洲的地區安排了交換。

1946

二戰結束後，歐洲恢復交換。

1953

瑞士的青少年交換會議引起了全世界對該計畫的興趣。

1966

國際扶輪理事會對世界各地扶輪社和地區進行青少年交換活動問卷調查。

1975

在1974年立法會正式通過之後，扶輪青少年交換被正式承認為國際扶輪的一項活動。該決議指定扶輪青少年交換為一項計畫，在地域階層由扶輪地區管理，在地方階層由扶輪社管理。該計畫今天繼續以這種方式運作，並在128個國家和地理區域積極開展活動。每年約有9,000名學生參加。

12月

快到聖誕節了！讓我有點想家。在厄瓜多爾，聖誕節是非常重要的節日。我了解到，我將於12月23日更換地主家庭。我會懷念瑪洛里及海德。我要住的下一個家庭有三個小男孩。

平安夜我去了天主教堂兩次。被熟悉的耶誕傳統氛圍包圍著讓我感覺好多了。在耶誕節的早晨，耶誕樹下有很多有我的名字的禮物。我的新家庭試圖讓我有家的感覺，但我還沒有認識他們，所以我感到有點尷尬。

1月

我已經和我的新地主媽媽親近了。我們一起去購物、修指甲。她總是告訴我，她是多麼高興家裡多了一個女孩。她的廚藝真的很棒。她經常烤東西。

2月

我的地主媽媽把我包括在她為男孩做的所有事情中，例如準備情人節禮物。我大約每月和在厄瓜多爾的家人說一次話。我喜歡我讀的高中的原因是，每個人似乎都相處融洽。孩子們問我關於厄瓜多爾的事。有些人想學西班牙語中的髒話，



我還因為教他們幾句話而惹上麻煩。

3月

我的英語好多了。我甚至開始用英語做夢。我忙於演講比賽、合唱、籃球和網球，甚至很難有時間去思考厄瓜多爾國內的事情。

4月

我現在和我的第三個寄宿家庭住在鄉下，家裡有女孩，所以上學前要找到上洗手間時間，會有點困難！我期待去參加下個月的舞會。我要和一群女孩去，我已經有衣服了。我們在厄瓜多爾沒有舞會，所以這感覺就像是美國的特殊經驗。

這個家有這麼多女孩，生活很有趣。我和他們唸高一的大女兒相處得很好。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和閒逛。

我在舞會上玩得很開心！我們



跳了又跳。我感覺像電影明星一樣。

「我們在厄瓜多爾沒有舞會，所以這感覺就像是美國的特殊經驗。」

5月

快畢業了。我父母來內布拉斯加州參加典禮。儘管校長練習怎麼唸我的名字，他仍然發音錯誤。但是拿到文憑真是令人興奮！他還給了我一面小的美國國旗。

7月

我們去觀賞7月4日的煙火，《當美國人的驕傲》這首歌讓我起了雞皮疙瘩。我這個月要回國。我的交換有助於我成長並為獨立生活做好準備。我為自己能夠堅持完成這一年的交換而感到自豪。

我現在回到家了，回來很奇怪。我的父母用西班牙語和我說話，我發現自己不小心用英語回答。我的朋友薩琳娜從奧加拉拉來訪問。我們在網上保持聯繫，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看他們。

重新聯繫週是10月5日至11日。每年，世界各地的扶輪社社員和曾參加扶輪青少年交換、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及扶輪青少年服務團等計畫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建立人脈，並共同參與計畫。請至 on.rotary.org/reconnectweek 了解詳情。



應對突發事件： 扶輪青少年交換及新冠肺炎

2020年初，新冠肺炎大流行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扶輪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我們與國際扶輪理事詹姆斯·安東尼「東尼」布雷克 (James Anthony "Tony" Black) 討論這件事，他曾擔任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和聯絡理事。

扶輪青少年交換參與者往往要應對意想不到的挑戰。學生、扶輪社和地區是如何應對這一次大流行？

扶輪青少年交換社群做了出色的工作，讓學生和計畫志工一起參與。我們看到學生透過視訊交換進行虛擬聯繫，以及在網路上參加扶輪社會議。虛擬交換可以代替面對面交換，為年輕人提供機會去透過科技與來自其他文化和社區的人互動。一些地區甚至計畫在2020-21年度進行虛擬交換。扶輪社和地區正在努力保護學生的安全，並使其和扶輪及他們的社區保持聯繫。

扶輪如何支援那些不得不早點回家的學生？

回國，即使成功交換後，對學生及其家庭來說可能很難。試想一下，提前回國，以及在全球大流行病中經歷反向文化衝擊，所增加的挑戰。扶輪領導人看出有必要為學生提供額外的情感支援，並找到了創新的方法。例如，有些地區安排視

訊電話，以便學生能夠保持他們在交換時發展的關係，或者設置小組電話會議，以便學生們能夠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彼此提供支援。有些人甚至安排心理健康顧問為學生提供支援。

在國外時不得不就地避難的學生呢？

對於仍在交換的學生來說，新冠肺炎對他們的經驗的影響同樣出人意料和有挑戰性。但是，即使沒有典型的社交活動，地區也找到了讓交換學生保持參與、協助他們練習語言技能以及保持聯繫的方法。學生們甚至開展了創造性的社交媒體運動，在志工協助下促進其所在社區的安全社交距離。

在一個由新冠肺炎改變的世界裡，是否有過去的教訓可以幫助扶輪青年交流計畫規劃未來的路？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不是國際交換計畫第一次遇到國際危機的挑戰，而且歷史上大多數留學計畫都迅速反彈。在2020-21年度，新冠肺炎可能會暫時關掉一些門，但我們知道，任何挑戰都伴隨著巨大的機遇。暫停可以為扶輪社和地區提供一個機會，來強化他們的計畫，並找到新的、創新的方式來讓年輕人參與扶輪。我毫不懷疑，這個挑戰結束後，這個計畫將變得更強大。

扶輪青少年交換需要您！大多數地區都經過認證，可以執行交流計畫，但只有約16%的扶輪社參與。如果您的扶輪社希望支援這個計畫，請聯繫您的地區領導人尋求指導，或寄電子郵件至 youthexchange@rotary.org 給扶輪的支援辦事員。